

游山西·读历史

山西地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之
科学技术的革命(一)

游学

杜学文

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,不断实践,不断探索,逐步提高了自身的生产生活能力。这种演变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技能的提高。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科学特别是技术水平的提高。这也是人作为高级动物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一个根本性原因。

人类最初能够使用的工具,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应该是非常简单的。但在当时而言很可能具有革命性。当第一个使用木棍来挖掘土地的人出现后,就说明人已经知道了工具对劳动的重要性。那时的人类很可能只会使用手边比较方便获取的树枝、木棍、石头等作为自己的工具。现在,能够让今天的人们找到的最早的人类劳动工具,应该是石头制作的工具,我们称之为石器。大约距今二三百万年间的时期,比较具体的说法是大约距今250万年至距今1万年左右的时间内,为旧石器时代。这一时期,石器的制作主要是打制。在距今大约1万多年左右开始到距今约5000多年或2000年左右的时间内被称为新石器时代。这一时期的石器以磨制为主,石器的制作更为精细多样,适应更复杂的劳动。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,发展进程各异,石器的使用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形态。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,劳动生产力得到了较大提高,出现了陶器,以及早期的冶炼铜器,畜牧业与农业形成,文明的曙光闪烁出动人的光芒。

我国的石器时代有大量的重要遗址。比较早的如元谋石器、蓝田石器,以及后来在周口店、观音洞等地发现的石器。山西地区发现的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布全省,不仅数量众多,且文化含量重大,呈现出完整的序列,可为我国石器时代的历史演化提供系统的实证。其最重要的特点一是存在时间最早。芮城西侯度为距今243万年左右的遗址,是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旧石器遗址之一。二是序列完整。在山西还发现了比较典型的旧石器遗址如芮城匭河遗址,距今约五六十万年;临汾丁村遗址、大同许家窑遗址,距今约十至二十万年;沁水下川遗址、朔州峙峪遗址,距今约三万多年至一万多年。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更为丰富,品质更具文化含义。三是表现出典型的文化连续性。特别是其中的大石片砍斫器——三棱大尖状器自成系列,出现在不同的遗址中,显现出这些石器具有文化上的延续特点。四是影响重大。一些石器的制作技术对其它地区,包括海外不同地区具有重要影响。如在许家窑遗址中发现了细石器的锥形,至峙峪终于形成细小石器的代表,并对我国北方、东北亚、日本列岛与北美细石器的形成有明显影响。至新石器时代,特别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类型,是华夏文明形成的重要文化渊源。

在人类发展进程中,火的发现与使用意义重大。就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,最早被认为是人类自觉地使用火的遗存是芮城西侯度遗址的烧骨。说明距今243万年左右的时期,火已经被人类控制。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制造火,使用火。在山西地区的其他遗址中也发现了用火的遗存,如匭河遗址中也发现了烧骨。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水井。水井的出现使人们能够远离河流,寻找更适宜的居住地。传说是黄帝时期“始穿井”,目前在考古研究中已经发现有水井的如河姆渡遗址,距今约六七千年。山西地区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多处水井,这些水井虽然不是最早的,却是在华夏核心地区中最重要的,史籍有“伯益作井”之说,应能够与陶寺时期相对应。至少,这一时期的打井技术得到了提高与改进。陶器的烧制技术也非常重要。现在我们很难证明是什么人最早发明了烧陶技术,但典



《怀旧》 刘墨 作

籍中讨论认为,所谓“陶唐氏”,就与烧制陶器有关。如果这样的话,尧与陶应该有很大的关系。典籍中也有舜陶于滨河的记载,说明至少在尧舜时期,陶器已经成为较普遍的器具。从考古发现来看,在山西翼城的枣园遗址中,已经发现了陶壶、陶罐、陶纺轮等陶制工具,距今约七千年左右。这一时间应该比黄帝时期还要早。

石器的进步使人类掌握了更多更有效的劳动工具。火的发现使人类掌握了更为重要的技术,走出了茹毛饮血的野蛮状态。水井、陶器的出现使人类活动的地域大大解放,能够在广阔的土地上寻找生存的居留地。这一切都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。生产力的发展也使人口得到了增加,人们需要有更多的食物来满足生活所需,于是出现了以种植为主的农业。传说中的炎帝尝百草、教稼穡,是种植农业形成的原始时代。从考古发现来看,沁水下川遗址中已经发现了石磨、磨棒,以及石镰、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。在后续的发掘中也发现了植物种子,说明在距今两万多年的时期,太行山南部已经出现了农业的早期形态,这种农业可能更侧重于采集。大约同时期的吉县柿子滩遗址中发现了十余件石磨,在其表面存有野生植物的种子淀粉颗粒,其中大多为粟亚科与植物根茎,这些发现说明了农业由采集向种植的演化。在距今约五六千年的时期,夏县西阴村遗址中发现了粟黍的碳化物,以及大量用于农业生产的石器工具,显现出从耕作至收割的农业生产的完整过程,证明这一时期的种植农业已成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活动。这些均说明山西地区是农业由采集向种植转变的重要地区,亦是粟作农业的重要发源地。之后,农业生产技术不断进化。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以井为中心的灌溉系统,出现了“抛荒制”种植法,以及选育优种耕种以提高产量的技术。战国后期,主要的铁制农具已经出现。在山西各地的遗址中发现了众多相关的信息。特别是“精耕细作”的农业形式出现并逐渐形成了传统,种植技术的进步在秦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,牛耕、风车、磨坊等已经普遍使用。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科技的研究与进步。宋时,在绛州(今新绛)一带出现了用马壁水淤田的现象,被称为“淤田法”,引起王安石重视而被广泛采用推广。元时,出监寿阳郡的维兀儿鲁明普撰有《衣桑衣食撮要》,按月份列举每月农家之事,是当时最重要的农学著作。清时,寿阳人祁隽藻著有《马首农言》,是对晋地太行山一带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记录,涉及地势、耕作、水利等诸多农业技术,是我国清末一部极为重要的农学著作。曾任山西巡抚的吴其濬著有《植物名实图考》,是我国历史上收录植物种类最多的植物学著作,被认为体现了中国古代植物学的最高水平。

小区里的桃花开了,从花骨朵到朵朵开,大概也就用了一周的时间。我对花开的节奏有印象,不是因为桃花,而是一个拍桃花的中年男人。有好几次,路过桃树的时候,看见他端着手机,在那里专心拍摄,各种姿势,各种角度。以前觉得,一个中年男人痴迷于拍桃花,多少有些怪怪的,可现在认为,他所体现出来的专注度——对春天的专注,还有他的热爱与投入程度,颇能感染人,让人内心莫名地增添些振奋。

上一次出门,还在一个月之前,去离家大约十多公里的浅山里——那山高不过百米,有山谷,顶多算一条沟,所以实在不好意思说那是“深山”。浅山里空无一人,有的是山路,弯且干燥,踩在脚下,不断回馈出窸窣窸窣的声音。好久没下雨了,春天的雨在北方总是那么矜持。有一所破旧的空房子在远处,想了想,没有产生一探究竟的好奇心,若是春天,房前有桃花盛开,炊烟飘起,或会前去寻人,说句话,讨口水喝。

那次去浅山,根本的目的,是寻找春天。明知道心急了些,但还是无法克制想出去走走的心,万一能找到春天的踪迹呢。远远看去,浅山光秃秃的,树枝上站着我不晓得名字的鸟,保持着随时要飞走的架势。如果春天是件衣裳的话,那这件衣裳远远还没做好,谈不上可以披在身上。可低头看,路边没有被踩秃的干草堆里,明明有嫩绿的草芽在冒出来,再蹲下去,去观察干草堆的内部,有更多的草芽在生长,不对呀,漫长的冬天还没结束,家里还在供着暖,春天怎么可以在十多公里外,一个招呼都不打地冒出来了?

从山中回来,不时会莫名其妙地开心,但又找不到原因。在32层高的楼房阳台上,可以看到浅山的轮廓,想到有草们在卖力地扎根,把山地仅存的一点水分装进自己青翠的腰肢里,

就知道开心的理由了——它们如此不分昼夜、匆匆忙忙地生长,就是为了有一天,当我(当然除了我之外还包括其他的所有人)再一次站到这里的时候,会被吓一跳。那些草,就像调皮的猫一样,猫也喜欢做这种事,躲在一个角落,等你经过的时候,嗖地跳出来吓你一跳。草如果知道,自己的茂盛可以吓人一跳的话,也会开心吧。为此,草们,像躲猫猫一样,在干草的保护下,悄悄地做着吓唬人的事情。

春天在默默地发生着,我坐在硕大的蓝色玻璃楼中一个狭小的房间里。春天就在十多公里外盛大着,而我在大多数的时间里,只能通过回忆、遐想、写字,来与春天进行着交流。事实上到了这个时节,春天已经把我包围了。春天的队伍庞大,随从甚多,从天空从大地,从山河到湖海。春天那么迫切地到来,发出的是邀请函。对待这样的春天,我们怎么忍心做到冷酷麻木、置之不理呢。

朋友在聊天群里发出一张照片,是三年前的春天,我们一起坐船,从桂林沿漓江去往阳朔。我们在船上拍了一张照片,春风把他俩的长发吹得有点乱,我的头发短,乱不起来,但我记得有点凉的春风顺着远山吹来,经过江面吹来。那些风顺着领口、裤脚钻进来,像给人做了一次密封那样,用春天特有的温度,打开了一个人的所有感官,舒畅、自由、奢侈,让人想大声喊几嗓子。若不是这张照片,我几乎都忘记那次春天之旅了。朋友们相约,有机会要再乘春风,走一遍怀旧之旅。

北方的春天短,要及时地与之相会,一个懒觉,一个犹豫,一个不小心,就会与春天擦肩而过了。春天可能不在意,但喜欢春天的人不能不在意。我站在阳台上眺望远方,内心并无波澜与不安,擦肩而过的春天也是春天——不能说没与春天撞个满怀,春天就等于没来过。

味道

与春天擦肩而过

韩浩月

心语

雨夜读书

丁树春

常在雨夜里辗转,便去翻诗。床头的、书架的、心底的。

依我看来,雨夜正是读书品诗的好时候,“耿耿残灯背壁影,潇潇暗雨打窗声”。雨夜虽是冷寂,却是烟雾霏霏,风斜雨带,夜朦胧、雨朦胧、情意朦胧。

我不喜酒,翻诗却总能翻出酒香,于是香溢满屋,当然,还有飘散不尽的古旧气息。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,朝如青丝暮成雪”。这是李白著名的劝酒歌。“人生得意须尽欢,莫使金樽空对月”。这是何等的感悟至极,顿彻心灵。“李白斗酒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”。滑稽诙谐的笔调,唱尽诗人的清狂高傲。“红泥小火炉、能饮一杯无”,白居易的闲情雅致,回旋舒缓,恬淡细腻。关汉卿的句子最是迷人:“旧酒投,新醅泼,老瓦盆边笑呵呵,共山僧野叟闲吟和,他出一对鸡,我出一个鹅,闲快活”。

喜欢吟诵这些诗句。每当此时,我总会想起无忧树,想起菩提果,甚感清风徐来。细想之,饮酒之道大致归纳有二,或狂斟豪饮,或细品慢酌。作诗之理但凡也如此,或豪情奔放,或凝重深沉,但却总能诗入酒,酒香飘逸。如今,那夜的酒香早已挥散不在,留下的却是一片片不朽的情怀。

闲暇时总在想,古人饮酒的情趣岂只在饮?他们爱花,爱的是花的绚丽烂漫、隐逸高洁;他们爱月,爱的是绵绵的故旧情义、爱的是泛浮在心的种种美丽;他们爱玉,爱的是玉的柔柔无价和隐逸心底的那颗朱砂。

陶渊明似乎不解音律,而蓄无弦琴一张,每适酒,辄抚弄以寄其意。他幽默地给自己弄了张无弦琴,并且题诗曰:“但识琴中趣,何劳弦上声”。他爱琴,爱的竟然是众弦寂然之后的飘渺。柔软之处声可寂,心音无域。

生命何尝不是一样的呢?所有人都

热爱生命,但我们真正深爱的是生命中的什么?如果生命是一瓮酒,我们爱的不是酒香,而是若隐若现的芬芳。如果生命是花,我们爱的不是姹紫嫣红,而是和风丽日下深情的舒放。如果生命是月,我们爱的不是或圆或缺的羞涩,而是静夜里楚楚的优雅。如果生命是玉,我们爱的不是她的温润细腻,而是悠悠柔光中饱含的灵气。如果生命是一张琴,我们爱的是音符和节拍之外的某些什么,也许,在一个小小的弹拨里,可以触动多少悠扬和缠绵。你能同意吗?

如果我们相信饮趣比酒香更重要,琴趣比琴声更动人,我们就有理由相信,必定有什么是比生命更昂扬、更超然、更美好的那些什么……



《美丽空间》 王晋华 作